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谈友情

邓九平 主编

名人
书系



名人
书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上 ·

谈友情

邓九平 主编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上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友情/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7-80094-891-9

I. 中...

II. 邓...

III. ①同伴关系 ②人间交往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352 号

谈 友 情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6 字数 672 千字 插页 6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4 年 3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套

ISBN 7-80094-891-9/I·230

定价:54.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世 首 语

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

——胡 适

孔子的社会思想的关键，我认为是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这是很基本的一点。

——费孝通

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季羡林



1	忆韦素园	鲁迅
5	忆刘半农君	鲁迅
8	追忆中山先生	蒋梦麟
12	蔡子民先生与我	王云五
26	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王云五
36	追悼志摩	胡适
44	郁达夫与徐志摩	左舜生
47	我的朋友郭人麟和甄元熙	梁漱溟
49	忆熊十力先生	梁漱溟
51	补记熊十力	梁漱溟
54	忆守常	张申府
59	悼念王少卿	梅兰芳
64	志摩在回忆中	郁达夫
68	雕刻家刘开渠	郁达夫

72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傅斯年
81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方令孺
83	悼玮德	方令孺
90	傅雷二三事	刘海粟
104	怀念丰子恺先生	刘海粟
108	元气淋漓的赓孟真	罗家伦
120	书怡天下才 我为苍天哭	罗家伦
127	何莫学乎诗	萧公权
137	忆六逸先生	郑振铎
141	我与弘一法师	丰子恺
145	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
152	新月旧拾	叶公超
154	志摩的风趣	叶公超
157	深夜怀友	叶公超
160	记波外翁	台静农
166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台静农
171	友情	沈从文
176	方令孺其人	梁实秋

179	关于老舍	梁实秋
189	悼念纪警同志	钟敬文
196	我和雪峰	丁 玲
199	怀念胡风	巴 金
210	怀念从文	巴 金
226	痛悼傅雷	楼适夷
237	纪念傅雷	施蛰存
240	最完整的人格	李广田
250	自清先生二三事	谢冰莹
253	活在人类的心里	鲁 彦
255	平心二三事	徐铸成
258	追念夏丏尊先生	钱君匋
262	齐白石衰年变法	叶浅予
274	雁冰先生印象记	吴组缃
279	忆房东	陈白尘
288	悼念陈援庵先生	白寿彝
293	悼念顾颉刚先生	白寿彝
301	梁漱溟先生	张岱年

303	悼志摩先生	储安平
306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牟宗三
310	怀傅雷	柯 灵
316	巴金和我们在一起	柯 灵
321	哀鲁彦	师 陀
326	思念胡风和田间	艾 青
332	谈交友	钱钟书
340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李慎之
347	悼念温济泽同志	李慎之
354	老来缅怀胡耀邦	费孝通
356	推己及人	费孝通
361	忆冼星海	马思聪
364	记周培源先生	季羡林
367	哭冯至先生	季羡林
373	老 王	杨 绛
376	读《柯灵选集》	杨 绛
378	怀念老舍先生	吴祖光
387	我的四个朋友和老师	叶笃义

394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金克木
399	纪念陈寅恪先生	周一良
414	棹木斋	唐 弢
418	阿诗玛,你在哪里?	荒 煤
423	不能忘却的纪念	荒 煤
433	阿丹不死!	荒 煤
437	赢输原不定,对弈两三场	顾学颉
444	缅怀聂绀弩	冯亦代
446	哭徐迟	冯亦代
462	天真的小丁	冯亦代
467	忆侯金镜	孙 犁
470	风雨落花	黄苗子
477	不会老的小丁	黄苗子
486	怀念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
493	悼亡友傅孟真先生	朱家骅
496	记吕荧与胡风	梅 志
509	悼念之余	梅 志
518	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贾植芳

531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贾植芳
534	历史的悲剧 悲剧的历史	贾植芳
540	萧军印象	贾植芳
545	论友情	严文井
548	小草哀歌	严文井
551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严文井
559	金岳霖	于光远
568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于光远
572	田家英的悲剧	于光远
579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于光远
583	纪念冯友兰先生	任继愈
586	叶浅予倒写回忆录	郁 风
593	“画坛草寇”叶浅予去了	郁 风
599	怀念田家英	李 锐
606	张元济与胡愈之	陈 原
607	刘叶秋	陈 原
609	旧谊重温(二则)	魏荒弩
616	“十年生死两茫茫”	黄秋耘

621	净化心灵	单 复
626	冰兄可佩	方 成
628	忆俞平伯	黄 裳
638	槐 痕	黄 裳
641	故人书简	黄 裳
652	林斤澜！哈哈哈哈哈……	汪曾祺
654	林斤澜的矮凳桥	汪曾祺
663	记熊十力	王元化
666	记郭绍虞	王元化
670	怀谭其骧	王元化
672	一棵常绿的树——忆朱丹	李 纳
682	火种萧军	黄宗江
686	冯牧的牧歌	黄宗江
689	老报人徐铸成	钱伯城
696	沧桑饱经徵交谊	钱伯城
701	子展先生二三事	钱伯城
704	风雨中的雪峰	洁 泯
708	和绀弩熟识的岁月	洁 泯

714	巴金与他的同时代人	徐开垒
730	重 逢	牛 汉
739	漫说老聂	牛 汉
742	为冯雪峰辩诬	牛 汉
745	记终年	林斤澜
754	我们叫他端木	林斤澜
760	路翎走了	绿 原
761	伴灵絮语	绿 原
766	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	路 翎
775	只为香花只为诗	路 莘
782	忆田家英	黎 澍
786	痛定思黎澍	唐振常
797	漫说陈虞老	唐振常
808	道高犹许后生闻	唐振常
811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	吴小如
816	教授与烟斗	吴小如

忆韦素园

鲁迅

鲁迅·忆韦素园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介绍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李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

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

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1927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1929年5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痊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1932年8月1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惟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期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 van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

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记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1934年7月16之夜

鲁迅·忆刘半农君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子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